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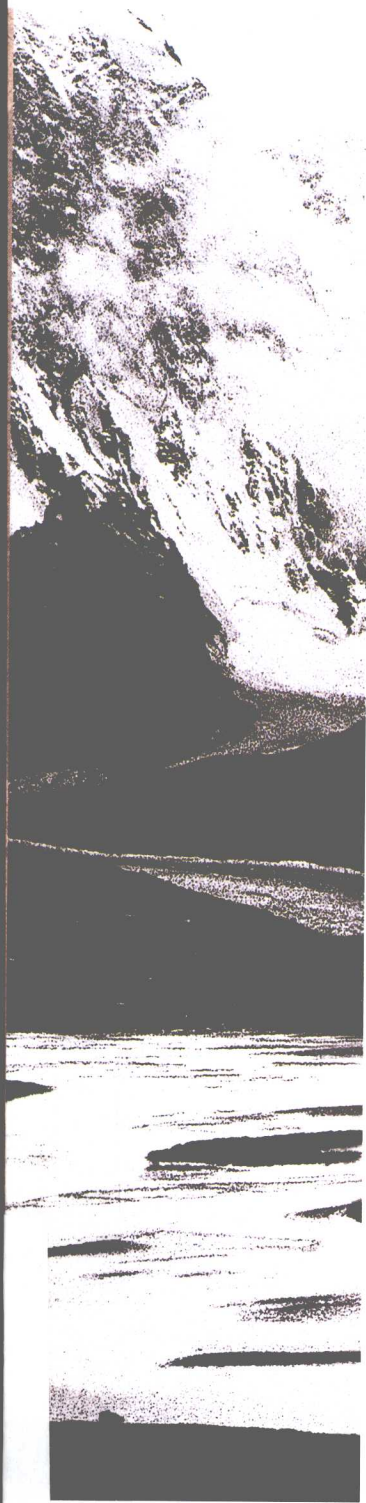
罗布淖尔与 土尔扈特研究



胡邦涛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罗布淖尔
土尔扈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胡邦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布淖尔与土尔扈特研究 / 胡邦铸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228-12293-6

I. 罗… II. 胡… III. ①罗布泊 - 研究②厄鲁特 - 民族历史 - 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046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1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32.80 元

目 录

第一辑 罗布淖尔研究

关于罗布人	2
论罗布人	
——兼评《最后的罗布人》	5
多伦人和罗布淖尔人	
——与日本学者佐口透先生商榷	25
倒喇与多朗	37
1921 年塔里木河改道后罗布淖尔地区的变迁	43
论罗布淖尔土地开发	69
罗布淖尔维文会扎卡提税之征收	111
兴平干渠的由来	120
韩玉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	125
蒲黄的吃法	132
寻找楼兰古城的发现者	134
关于楼兰古城的发现者	137
谁发现了楼兰	145
楼兰古城有关问题的争论	148
地名两则	161
唐诗中的楼兰	166
附:新平县乡土志	168
附:若羌县乡土志	176

第二辑 土尔扈特研究

南路旧土尔扈特设盟时间及盟旗组织的特点	182
改土归流前的南路土尔扈特盟旗组织	195
和硕特中部世系	201
《巴州志》记述盟旗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探讨	209
东归是不朽的爱国主义壮举	220
多活佛的生年和死因	236
金树仁同多活佛斗争之结局	244
附:《补过斋文牍》补遗	253

第三辑 杂考

瓦石峡出土元代文书考	258
铁门关资料辑释	267
苇桥之险及其他	274
释“固姑”	278
清末民初库尔勒地区教育概况	280
论民国后期新疆的田赋	286
库尔楚兴修水利木碑小识	295
库尔勒香梨小史	300
库尔勒地区的蚕桑业	307
乌什塔拉玉石的由来	309
清代和民国时期且末地区的采金业	316
新发现的林则徐著作	320
林则徐在库尔勒和焉耆地区的履勘活动及有关著作	332
附:喀喇沙尔续垦荒地筹款动工请免捐输折	343

后记	347
----------	-----

第一辑 罗布淖尔研究



关于罗布人

罗布人,也叫罗布淖尔人,是至今仍生活在塔里木河中下游的广大罗布淖尔地区讲着罗布方言的一群维吾尔人。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几家有影响的报刊、电台接二连三地报道“罗布人消逝”的消息。说什么“在今天我国十亿人口中,能自称‘罗布人’的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了,他们之间最年轻的也有70余岁了。”想不到这种天方夜谭似的神话,居然使著名音乐家、木卡姆研究的权威万桐书先生焦急起来。因为罗布人的消逝意味着罗布淖尔民歌的厄运的到来。

长期以来,在罗布人研究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看法:本文开头关于罗布人的定义是一种看法;另一种看法认为生活在今若羌境内的罗布庄和阿不旦庄一带的人才能算是罗布人。后一种看法是狭隘的。其错误的根源出自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该书记载:“贺卜诺尔者,即世传黄河之源,星宿海也。”“有村二处,皆名贺卜诺尔,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牧,唯以鱼为生,织野麻为衣,取天鹅绒为裘,藉水禽翼为卧具。语言与回子通,不解讽经礼拜之事。”“其地设五品伯克一员,属辟展大臣管辖。时赴辟展谒见,则裹鱼为粮也。”七十一,字椿园,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十九年进士,乾隆二十五年因事被贬,在阿克苏任粮员达三年之久。《西域闻见录》是根据他在任上的见闻所作,是书虽流传甚广,但瑕瑜互见。在七十一收集传闻的同时,总理回疆善后的大臣舒赫德在离任回京途中遵旨于乾隆

二十六年夏对“罗布淖尔回人”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上报乾隆：“罗布淖尔有两部落，一为喀喇库勒，一为喀喇和卓。喀喇和卓又分为五处，而喀喇库勒仅为一伯克。所有伊等属人，共 183 户，1071 名。其喀喇库勒伯克喀什哈，请授为该处总管伯克。喀喇和卓五伯克内，呢雅斯呼里、伊帕勒请授为喀喇和卓总管伯克，仍各管本处，其三处仍以旧伯克沙特满、呢雅斯什克、阿子纳管理，伊等公举之克什胡里、阿尔苏、霍雅木巴勒氏俱授为协办伯克。又有素布尔格熟悉道路，请授为小伯克，在吐鲁番居住，承办赋役。”乾隆批谕：“舒赫德所奏，喀喇库勒、喀喇和卓总管伯克三人，应请授为五品伯克，其旧伯克三人及新补协办伯克三人，与承办赋役伯克一人，俱授为六品伯克。”将舒赫德的调查同《西域闻见录》对照可知，椿园关于罗布淖尔地区的行政组织、官员、人口和宗教等的记载都是错误的。不是两个村庄，而是两个部落；五品伯克已不是原来的一人，而是三人；人口不是各四五百家（约 5000 人），而是 183 户，1071 人；根据姓名透露罗布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不是不解讽经礼拜之事。椿园的错误，特别是他的“两村”说使后来有的人钻进了狭隘的胡同。

清末建省后，清朝政府对罗布淖尔地区的行政组织又进行了调整。据《清实录》记载：“光绪十六年十一月甲午，护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燾奏创办罗布淖尔地方事宜。将全境区分段落，以英格可力等十三庄为中段，卡克里克等七庄为东段，托和拉克等六庄为西段。”东段在今若羌，中段即今尉犁群克至铁干里克，西段即今尉犁东河滩地区。清朝政府对罗布人行政组织的划分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相吻合。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突厥蒙古语研究室主任埃·捷尼舍夫教授，1956 年被派到中国科学院民语所工作，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走遍南疆。他在考察报告《论新疆维吾尔语诸方言》和专著《突厥语言研究导论》中指出：讲罗布方言

的罗布人分布在英苏、群克至东河滩之间的村落。台湾学者刘义棠在《维吾尔研究》一书中也持这一观点。

宣扬罗布人消逝的人提出的根据是：大约在 1920 年，居住在若羌县罗布泊南部阿不旦和喀喇和顺一带好几千（一说四五千）罗布人，由于发生了一场瘟疫，绝大多数死亡，少数人逃离他乡。据谢彬的《新疆游记》记载：1917 年若羌全县人口 4298 人；罗布庄 10 余家，60 余人；阿不旦庄 27 家（约 150 人）。则东段七村，顶多不超过千人。渔猎的罗布人是分散在星罗棋布的海子周围的，不可能大集中，否则无法生存。瘟疫也未必同时发生在所有七村。如果死亡数千人，若羌全县人口也就死得差不多了。简直是耸人听闻！即使瘟疫确实发生过，也只意味东部的少量罗布人的变迁。最近又有人撰文说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瘟疫是发生在 200 年前，而不是 1920 年。前述舒赫德的调查为 1761 年，以后徐松于 1821 年写成的《西域水道记》，据其亲历考察也论及罗布人。徐松说：“今其族凡 208 户，1260 余口。”这就是说距今 232 年至 172 年的 60 年间，罗布地区的人口多少有些增加，而不是所谓的大量死亡，可见传说之不可信。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布人获得新生，从一个长期处在原始状态的部落一下跨进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论罗布人

——兼评《最后的罗布人》

近年来罗布淖尔地区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关于罗布人的争论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时国内几家有影响的报刊、电台接二连三地报道罗布人消逝的消息,说“在今天我国十亿人口中,能自称‘罗布人’的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了,他们之间最年轻的也有 70 余岁了”。^①这种观点令人难以接受。笔者曾撰写《关于罗布人》一文,其基本观点是:“罗布人,也叫罗布淖尔人,是至今仍生活在塔里木河中下游的广大罗布淖尔地区讲着罗布方言的一群维吾尔人。”^②近年来,关于罗布人消亡的说法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杨镰先生在电视节目《最后的罗布人》中说:“在今天仅存的四五个人,即热合曼、乌斯满、牙生、库万等,他们是最后的罗布人。”并在其所著《最后的罗布人》一书中指出:“关于罗布人,一个相当常见的误区,即是人们往往将罗布淖尔地区与罗布淖尔湖泊等同视之,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广义的罗布人与狭义的罗布人混为一谈。”“尉犁,当地人就叫做‘罗布淖尔’,‘罗布淖尔’在当地人心目中,指的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尉犁和若羌北部广袤的地区,它大致和罗布荒原同义。所以,事实上尉犁人一直就可以叫做罗布

① 罗布泊考察队:《罗布人与胡杨》,载《森林与人类》,1984(2),第 19 页。

② 拙著:《关于罗布人》,见《新疆经济报》,1993 年 10 月 5 日。

淖尔人。这就是广义的罗布人。”“而我们实际上又把世代逐罗布水域而居的,特别是曾在阿不旦渔村生活过的居民叫做罗布人,这就是狭义的,或说是特定含义上的罗布人。”甚至说:“这是为文献和探险家的记录共同认定的事实。”作者宣称,通过“十几年的调查、探索、思考、研究”,才把罗布人“七零八落的历史往事,拼成一幅完整的画卷”。^①但是,在读完《最后的罗布人》一书后,笔者认为该书关于罗布人的基本观点同史实与文献及探险家的考察是相违背的。

一、罗布人称呼的历史演变

(一)罗布淖尔回人

清代前期称罗布人为“罗布淖尔回人”。这一称呼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丙子的一道谕旨:“罗布淖尔回人并水居,打鱼自活,其中有愿陆居者,请如吐鲁番例,令其移来。”^②以后乾隆亦沿用这一称呼,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五月甲寅的谕旨:“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称:‘从前阿里衮收服罗布诺尔回人千余户,及安插辟展附近之沙呼里回人百余户……均请交德尔格,选派干员,带领吐鲁番回人二名,前往查办’等语。德尔格甫经任事,恐未能谙悉情形,著舒赫德仍于归途之便,前往办理。即此时德尔格已经起程,办有端绪,舒赫德仍再加查核,妥议具奏。”^③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实录,不仅仅是关于称呼,而是在收复新疆后,清朝当局十分重视对罗布淖尔地区的情况调查。当总理回疆善后大臣舒赫德提出让德尔格担任这一工作时,乾隆仍令舒赫德亲自前往办理。这是清政府对罗布淖尔地区进行有效行政管理所必需的。

① 杨镰:《最后的罗布人》,第116~117页,第18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② 《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第230页。

③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五册,第2219页。

清朝当局关于该地区的文献,具有权威性。

(二)罗布淖尔人

这是新疆人特别是南疆地区维吾尔人对罗布淖尔地区人的称呼。此外俄语亦称 *лобнорцы* 即罗布淖尔人。

(三)罗布里克人

这是英语的称呼, *Lopliks*, 直译为“罗布里克人”, 意译为“罗布地方的人”。向达先生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七章开头: “全县人口不过五百家, 并还包有半游牧半渔猎的罗布人(*Lopliks*)在内。”^① 由杨镰主编、王安洪等据英文原本翻译斯文·赫定所著的《罗布泊探秘》一书除第四十章译为罗布里克人外, 其他各章均译为罗布人, 主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四)罗布人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一批中国翻译家、学者先后翻译斯文·赫定、斯坦因和普尔热瓦爾斯基等人关于西域探险考察的著作。在翻译过程中将英文的 *Lopliks* 和俄语的 *лобнорцы* 均简化为罗布人。前述向达的译文是英文的例子。杜勃罗文所著《普尔热瓦爾斯基传》, 中文译者为吉林大学俄语翻译组, 该书附录《民族译名对照表》中罗布人俄语原文为 *лоб-норцы*。^②

真正没有想到的是罗布人这个被简化的称呼, 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成为罗布淖尔人的主要称呼。杨镰先生的公式为“罗布人=狭义的罗布人或特殊含义的罗布人; 罗布淖尔人=广义的罗布人”。如果将这一公式翻译成英文和俄文是颇费一番周折的。

① 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 77 页,向达译,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五年再版。

② [俄]尼·弗·杜勃罗文著,吉林大学俄语翻译组译:《普尔热瓦爾斯基传》,第 524 页,商务印书馆,1978。

苏联学者巴尔托里德提出:“新疆的突厥人没有自己的民族名称。各地居民依城市和住地称自己如喀什人、吐鲁番人等。”^①突厥语学者埃·捷尼舍夫持相同的看法:“在三十年代前,曾用地名来称呼人:伊犁人、吐鲁番人、库车人、喀什人、和田人,等等。”^②黄文弼先生说:“罗布淖尔本为海水之专名,今则以之名地。”^③将生活在罗布淖尔地区的维吾尔人称为罗布淖尔人是十分自然的。我认为罗布人只是我国翻译家使用的一种简称,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二、清代以来罗布淖尔地区社会历史概述

清代以前,新疆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伯克世袭制。乾隆统一新疆后,其中大部分地区虽仍实行伯克制,但废除了世袭,改为由清政府任免。新疆建省后主要实行郡县制。

(一)伯克制时期

乾隆统一新疆后,地方行政分为三类:郡县制、扎萨克制、伯克制。伯克是南疆维吾尔族(清称为回部)聚集区的统治阶层。《西域图志》卷30称:伯克,“回部旧官职”。平定大小和卓后,乾隆立即下令废除伯克的世袭制度。“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戊申朔,甲戌。密谕定边将军兆惠停止回人世袭”^④,将伯克制度改革成为同内地官制一样的任命制度。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舒赫德亲自前往罗布淖尔地区调查,并在当地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据《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罗布淖尔有两部落,一为喀喇库勒,一为喀喇和卓,喀喇和卓

① [苏]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第168页,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② [苏]捷尼舍夫:《突厥语言研究导论》,第481页,陈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③ 黄文弼:《西北域史地论丛》,第2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④ 《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79。

又分为五处。而喀喇库勒仅为—伯克,约束难周,请增—员协办;喀喇和卓五处各—伯克,不相统属,请派二员总管,二员协办。所有伊等属人,共—百八十三户,—千七十一名口。……其喀喇库勒伯克喀什哈请授为该处总管伯克。喀喇和卓五伯克内,呢雅斯呼里率先归附,伊帕勒人颇明白,请授为喀喇和卓五处总管伯克,仍各管本处,以二员协办。其三处仍以旧伯克沙特满、呢雅斯什克、阿子纳管理。伊等公举之克什呼里、阿尔苏、霍雅木巴勒氏俱授为协办伯克就近委派。又有素布尔格熟悉道路,请授为小伯克,在吐鲁番居住,承办赋役。奏入得旨:舒赫德所奏,喀喇库勒、喀喇和卓总管伯克三人,应请授为五品伯克,其旧伯克三人及新补协办伯克三人与承办赋役之素布尔格俱授为六品伯克。五品缺出由辟展大臣奏请补授,六品缺出,即行补授具奏。所交常赋亦准其照前办理。”^①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也有同样记载,恕不赘述。

根据上述史料,可以勾勒出罗布淖尔地区的行政机构和伯克名单:

1. 喀喇库勒总管伯克:喀什哈(五品)

协办伯克:克什呼里(六品)

2. 喀喇和卓五处

(1)总管伯克兼本处伯克:呢雅斯呼里(五品)

协办伯克:阿尔苏(六品)

(2)总管伯克兼本处伯克:伊帕勒(五品)

协办伯克:霍雅木巴勒氏(六品)

(3)伯克:沙特满(六品)

(4)伯克:呢雅斯什克(六品)

(5)伯克:阿子纳(六品)

^① 《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续卷13。

3. 承办赋役伯克:素布尔格(六品)

以上伯克共十人,其中五品伯克三人,六品伯克七人。这同原来的一个总管伯克管理两个部落下设的六个伯克的机构比较起来,显然是扩充了,因而便于管理,不再约束难周。

从上述史料,还可以看出罗布淖尔地区伯克的缺出,不是世袭,而是任免补授。其中五品缺出,由辟展大臣奏请清廷补授,六品缺出,由辟展大臣即行补授,后上报清廷备案。

从上述论述中可知,所谓伯克世袭是完全违背清代的制度。然而,在《最后的罗布人》一书中,作者不厌其烦地,甚至是超时空地在该村头目昆其康的头上戴上一顶“清廷世袭五品伯克”的桂冠显然与史实不符。

此外,从史料记载中也没有找到关于昆其康先辈中担任罗布淖尔地区伯克的例证。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秘》一书中录有作者致李希霍夫博士的一封信。^①该信提供了昆其康家族世系资料。现根据该资料推断昆其康家族世系如下:

曾祖父 玛恰斯

祖父 努买提,95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

父 迪亚罕,90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

本人,昆其康 1896年为80岁[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清廷于乾隆二十六年任命了罗布淖尔地区的伯克,其时昆其康的祖父努买提为48岁,其父迪亚罕尚未出生,清廷如果任命伯克,非努买提莫属。但在前述罗布淖尔地区伯克名单中不仅三个五

^① 斯文·赫定:《罗布泊探秘》,第347~348页,王安洪、崔延虎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品伯克中没有努买提的名字,就是在六品伯克中也没有其名。

椿园在《西域闻见录》论述说:“贺卜诺尔者,世传黄河之源,星宿海也。”“有村二处,皆名贺卜诺尔,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牧,惟以鱼为生,织野麻为衣,取天鹅绒为裘,藉水禽翼为卧,其语言与回子通,不解讽经礼拜之事。”“其地设五品伯克一员,属辟展大臣管辖。”^①将《西域闻见录》与同时的舒赫德的奏折比较,椿园的主要错误在于:首先,罗布淖尔地区不是两个村庄,而是两个部落共六处;其次,该地区不是设置五品伯克一人,而是五品伯克三人,六品伯克七人;其次,全境人口不是八九百家,而是183户,1071口;第三,宗教信仰不是不解讽经礼拜之事,而是信仰伊斯兰教。而《最后的罗布人》一书中说:“在清初,罗布泊岸边的罗布人分居两个村落,而两个村落的人互相婚娶,成为实际上的两个家族。到20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罗布人的天地窄多了。”^②在这两个村庄中,有一个村庄就是阿不旦。显然,《最后的罗布人》一书是引用这段史料来证明,阿不旦的村民才是正宗的罗布人,纯而又纯(近亲繁殖)的罗布人。

《最后的罗布人》一书说:“以阿不旦为行政中心的罗布人,一直由清康熙年间册封的两个世袭伯克统领。在昆其康驻阿不旦时期,另一个伯克叫尼牙孜。”但杨镰先生没有告诉我们康熙年间册封的两个世袭伯克的资料来源。清政府第一次同罗布淖尔人打交道是在康熙末年。《西域水道记》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大兵赴吐鲁番,筑城堡地。罗布淖尔回人古尔班等率喀喇库勒、萨达克图、喀喇和卓等邑千余众内附。”^③此事亦见《清实录》,雍正元年(1723年)二

①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2。

② 杨镰:《最后的罗布人》,第14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③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2。

月己卯(九日),阿喇纳奏:“罗布淖尔回人古尔班等率哈喇库勒、萨达克图、哈喇和硕三处户口千余人,输诚投顺。”^①史料记载没有反映册封罗布淖尔伯克事。如果册封,古尔班就应罢免,而应册封昆其康的曾祖父玛恰斯。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战争期间,去罢免一个前来投诚部落的头目,是不合常情的。

从上述论述可知,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事实上都说明,乾隆统一新疆后,在罗布淖尔地区从未实行过伯克世袭制。《最后的罗布人》一书给昆其康家族戴上“清廷五品世袭伯克”的桂冠,把小小的阿不旦渔村打扮成罗布人的圣地,是有其企图的。书中说老阿不旦,“在我之前,仅有的来访者,就是 1876 年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1896 年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可以算是紧紧跟随赫定的足迹,成为‘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的贵宾。”^②因此,“这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的阿不旦!”^③、“昆其康的阿不旦,我(杨镰)的阿不旦!”^④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昆其康伯克逝世时,清政府在新疆废除伯克制已达 11 年。而《最后的罗布人》一书及同名电视纪录片中却提出:“这个问题是一直使我极感困惑的谜;罗布人的伯克是世袭的。可是为什么在昆其康伯克死后,他儿子托克塔阿洪却没有继承清廷册封的五品伯克的位置?”^⑤

从上述舒赫德奏文可知,罗布淖尔地区伯克的任免是由辟展大臣负责。而对罗布淖尔地区回众的管理则由额敏和卓家族即吐

① 《清实录世宗卷》,雍正元年 2 月己卯条。

② 杨镰:《最后的罗布人》,第 236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③ 杨镰:《最后的罗布人》,第 142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④ 杨镰:《最后的罗布人》,第 247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⑤ 杨镰:《最后的罗布人》,第 185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